



經濟類編卷二十二

明北海馮琦

琦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臣類三

功臣 十三則

漢可馬遷高祖功臣年表 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

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

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

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  
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  
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  
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  
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  
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  
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  
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  
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  
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  
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親視  
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  
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  
可緼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  
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  
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  
以覽焉

高祖旣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  
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鄼侯所食邑多功臣  
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

系河漢類編卷二十一  
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  
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  
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  
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  
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  
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  
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  
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  
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  
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

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  
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  
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  
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  
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  
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  
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  
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  
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  
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

經濟類編卷二十一  
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  
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

衛青傳贊 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  
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  
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  
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  
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倣此意其  
爲將如此

陸機漢高帝功臣頌 芒芒宇宙上臻下黷波振四  
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上赫矣高祖肇載天

祿沈跡中鄉飛名帝錄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  
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頽朱光以  
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繆綢獻  
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  
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群后是謂宗臣平陽樂  
道在變則通爰淵爰默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  
東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未言配  
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  
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隨難榮陽卽謀下邑銷印碁  
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

集霸楚實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跡黃  
老辭世却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游精杳漠神跡是  
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擠響于音竒謀六  
奮嘉慮四迴規主以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寔  
摧韓王窘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哭高以哀灼灼淮  
陰靈武貫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  
噬陵險必夷摧剛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哀索旣  
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  
掃拾代如遺偃齊犹草二洲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  
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

與念功推德辭通絕楚越彭觀時弢迹匿光人具爾  
瞻翼爾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卽宮舊  
梁烈烈黥布耽耽其眄名冠彊楚鋒猶駭電覩幾蟬  
蛻悟主革面肇彼梟風翻爲命方輯王作東  
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旣夷寵祿來假保大全  
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  
魏士也罔極自詒伊媿俯思舊恩仰察五綿脫迹達  
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條以  
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縮自  
微婉戀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寧爲亂

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荆  
王董我王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勲庸親祚勞舊楚是  
分徃踐厥宇大啓淮濱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  
母旣明且慈引身伏劍未言固之淑人君子實邦之  
基義形于色憤發于辭主亡與亡未命是期絳侯質  
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嘆雲鶩靈丘景逸上  
蘭平代禽稀奄有燕韓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  
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  
難聲耀上代身終下藩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  
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閱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

主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  
脫攄武墉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猗歟汝陰綽綽有  
裕蛇軒肇跡荷策來附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  
义平成有計頽陰銳敏屢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  
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陽陵之  
勲元帥是承信武薄代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  
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竭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  
馬北距飛狐卽倉敖庾據險三塗輶軒東踐漢風載  
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我皇實念言祚爾孤建信委  
輅被褐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鄴

鎬柔遠鎮邇寔敬攸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  
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夷凶剪亂所謂伊人邦家之  
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祀制  
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晞三代憲流後  
昆無知獻敏獨昭竒跡察謀蕭相貺同師錫隨何辨  
達因資於敵紆漢披楚唯生之績皤皤董叟謀我平  
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  
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斯人何識之  
妙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齋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  
消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不可

凌貞軌偕沒亮跡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天命  
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末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媪來  
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太人于  
典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惟壤詔護錯音象龍比  
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綱劍宣其利鑿獻其朗文武四  
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安帝續封功臣詔 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  
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  
聖緒橫被四表昭格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  
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未思追惟勲烈披圖按籍逮武



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徵蓋蕭曹肇封傳  
繼於今况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  
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充後者分  
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叙舊德顯茲遺功焉於是紹  
封晉子晨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  
焉

范曄功臣論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  
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  
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  
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策圖將有

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伯德猶能授受惟庸  
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  
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  
崛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  
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  
猶縲繼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  
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  
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  
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  
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

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卽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汲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

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晉惠帝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石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于惠帝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啓祚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于班賞行時優于秦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幾于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爲之盱食先帝決獨斷之聰奮神武之略蕩滅

通寇易于摧枯然謀臣猛將猶有致恩竭力之効而今恩澤之封優于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實在大晉十世之數未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尚當依準舊制書奏弗納

傳咸爲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况臣旣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于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爲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旣不可勝亦是殿下所具駿之見計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于論功當歸美于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叙其歡心此群下所宜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旣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勲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裊裊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裊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

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于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爲憂反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誼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願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爲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皆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

公以爲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于此一犬吠形群犬吠聲懼于群吠遂至叵聽也咸之爲人不能面從而後言嘗觸楊駿幾爲身禍况于殿下而當有惜徃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歛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額額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庶幾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爲惡必將以此見怒亮不納

東魏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高歡請治之歡曰天下貪汙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

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

隋賀若弼與韓擒虎爭功於文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方至臣啓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勳於是進擒虎上柱國高頴爵齊公從容命頴與論平陳事頴曰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初上嘗使頴問方略於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勅或說頴曰今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憤惋而公亦爲虛行矣頴又言之

乃止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  
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後突厥來朝帝  
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乎因命左右引突厥詣韓  
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  
惶恐不敢仰視龐晃等短高頰帝怒皆黜之親禮  
各因謂頰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唐太宗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  
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  
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襄忠壯公  
段志玄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鄭節公殷開山

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鄭公張亮陳公侯君  
集邲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  
渝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  
寶等於凌煙閣

武彊令裴景仙坐贓五千匹事覺亡命明皇怒命集  
衆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曾祖寂有建義大功  
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獨存今爲承嫡宜宥其  
死投之荒遠其辭略曰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  
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若寂勲都棄仙  
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赦之鬼不其餒而

明皇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南惡處

李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讎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讎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怨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怨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爲然晟燧

皆起泣謝

居功 二則附

漢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請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  
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于君君許之諸府掾功  
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  
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  
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  
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  
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  
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  
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



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官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晉王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蘭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平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末不能遣諸胸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並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

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王渾詣濬濬嚴設備  
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

訟功 十六則附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  
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  
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  
主也且令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  
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  
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  
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  
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  
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

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觴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爲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與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

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及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漢欒布爲梁大夫使于齊未還高帝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于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

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于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于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于是上乃釋布罪拜爲都尉

劉向論甘延壽陳湯功 鄧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

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  
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  
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  
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牽歛戾之旗斬郅支之首縣  
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  
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  
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  
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  
方叔吉甫爲宣王討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  
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

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  
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  
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  
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  
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  
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未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  
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  
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  
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  
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

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  
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  
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  
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  
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  
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  
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  
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  
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  
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吾丘壽王驃騎論功

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

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  
間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  
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  
師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  
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  
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  
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  
窺間伺隙旣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  
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

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施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  
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  
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  
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  
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博陽侯丞相丙吉薨子顯嗣後有罪削爵為關內侯  
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 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  
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  
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  
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卧庭上後

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  
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  
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  
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  
遣組去後少內膏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今時吉得  
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卽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  
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今晨夜去  
皇孫敖盪數奏甘毳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  
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  
其仁恩內結于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

經濟類編卷二十二  
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  
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于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  
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  
居貧死在日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  
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  
人功德

谷未訟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  
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疆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  
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  
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

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之  
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億義勇奮發卒興師  
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  
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  
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  
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  
秦將南拔郢都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  
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  
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  
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



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鞶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耿育訟陳湯書 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

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

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蓄又無武帝薦延梟俊擒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

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杜欽訟馮奉世疏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

漢使或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錯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爲世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 下有司議

范升爲祭遵請謚疏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sub>子</sub>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sub>俗</sub>厲化卓如日月古

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雒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竒衣家無私財同產兄<sub>午</sub>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

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而不忘俎豆  
可爲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諡爵  
以殊尊卑諡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薨論叙衆  
功詳案諡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  
法

朱勃訟馬援書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

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  
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口在內微過輒  
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  
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未規哉悼巧言之傷類

也補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  
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群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  
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微封侯  
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  
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  
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  
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諭羗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  
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  
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  
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

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微側克平一  
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  
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  
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  
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  
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  
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  
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  
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  
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  
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  
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  
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  
欲令上天而平其惡唯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  
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  
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  
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  
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廷  
習隆乞立諸葛亮廟表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  
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

與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  
邇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丞嘗止  
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  
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  
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  
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  
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  
禮

魏武荀彧功表

昔袁紹作逆連兵官渡時衆寡糧

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往之便遠恢進討

之略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徼其軍實遂堪  
撲大寇濟危以安紹旣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  
規改就荆南之策彧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  
旆冀土克平四州向使臣退軍官渡紹必鼓行而前  
敵人懷利以自百臣衆怯沮以喪氣有必敗之形無  
一捷之執復若南征劉表委棄兗豫饑軍深入踰越  
江沔利旣難要將失本據而彧建二策以亡爲存以  
禍爲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蹤之功  
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原其績  
效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臣誠

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

晉盧湛理劉司空表

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

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况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現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群后鼎沸之難勅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呂朗而縛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勲琨實為隆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瀛公騰以晉川荒置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之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士必集

傷疾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群逆縱逸邊萌頓什苟懷宴安咸以為并州之地四塞為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琨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為天子沉辱而不隕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為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為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

一身於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獄綱維不舉無緣  
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祚便引愆告遂前  
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以章綬節  
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邵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  
琨王室大臣懼奪已威重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  
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  
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  
慝則妻息可免具今臣澹密宣此旨求詔勅路次令  
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  
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邵

欲遣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  
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况春喪亡嗣  
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  
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橐弓陰圖作  
亂欲害其從叔麟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  
密告麟波麟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  
匹磾已沒皆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  
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磾遂  
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  
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



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  
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  
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  
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磾旣害琨橫加誣謗言  
琨欲闕神器謀圖不軌琨無述囂頑凶之思又無信  
布懼誅之情踣躡亂亡之際夾肩異類之間而有如  
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廝養之智猶不爲之況在國  
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  
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  
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  
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於此  
開塞之由不可不閑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  
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  
逞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  
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  
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非虛  
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  
已琨受害之後群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  
纖介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獻聖

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  
害非所寃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  
訟衛太子之罪谷未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  
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  
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  
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  
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

顧榮卒于官晉王臨喪盡哀欲表贈榮依齊王功臣  
格吳郡內史殷祐牋曰昔賊臣陳敏憑寵藉權滔天  
作亂兄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士庶以爲臣僕于時  
賢愚計無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顧  
經德體道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困彌厲崎嶇艱險  
之中逼迫奸逆之下每惟社稷發憤忼愾密結腹心  
同謀致討信著群士名冠東夏德聲所振莫不嚮應  
荷戈駿奔其會如林榮躬當矢石爲衆率先忠義奮  
發忘家爲國歷年逋寇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蕩平六  
州勲茂上代義彰天下伏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  
格不在帷幕密謀參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  
得進爵拓土賜拜子弟遐適同嘆江表失望齊王親  
則近屬位爲方嶽杖節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

援內有宗室之助稱兵彌時役連天下元功雖建所  
喪亦多榮衆無一旅任非藩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通  
臨危獨斷以身殉國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  
元惡旣殄高尚成功封閉倉廩以俟大軍故國安物  
阜以義成倍今日匡霸事舉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  
之于齊疆弱不同優劣亦異至于齊府叅佐扶義助  
疆非創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公或侯榮首建密謀  
爲方面盟主功高元帥賞卑下佐上虧經國紀功之  
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夫考績幽明王教所崇况若  
榮者濟難寧國應天先事歷觀古今未有立功若彼  
酬報如此者也由是贈榮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謚曰元

王濬有平吳之勲而爲王渾所譖毀帝雖不從無明  
賞罰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爲之怨秦秀乃上  
言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爲王濬無  
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  
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  
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  
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  
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

輒懷惶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  
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  
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  
已分有焉而遽與計校乎

段灼追理鄧艾疏 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  
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  
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  
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  
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領人宣皇帝拔之  
于農吏之中顯之于宰輔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

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  
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于圍城之中當  
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凜凜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  
以爲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于艾故授  
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邦承官軍大敗  
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  
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爲區種法手執耒  
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  
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  
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

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  
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  
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  
此又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  
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  
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  
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吞天下  
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  
詔書卽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  
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叅佐官屬部曲  
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  
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卽當謀  
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  
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  
涕聞之者嘆息此賈誼所以慷慨干漢文天下之事  
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  
家不拘叙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  
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  
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  
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

國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寃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  
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  
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

巡察 十一則

漢薛宣論部刺史疏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  
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  
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  
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  
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  
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  
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  
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  
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

陽谷高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  
餓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  
宜明申救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  
明主察焉成帝嘉納之

靈帝時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  
迎于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  
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  
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惟  
屢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  
州界翕然

晉劉頌受詔疏 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  
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  
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  
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  
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  
也故善爲政者網舉而網疏網舉則所羅者廣網疏  
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而  
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  
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  
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

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及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

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爲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爲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積是以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續塞



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  
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  
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  
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  
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  
也

唐太宗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  
四方伏伽等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寃者前後相屬  
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  
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

中宗選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爲十道巡察使委  
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  
之姜師度馬懷素源乾曜盧懷慎李傑皆預焉

睿宗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爲東西兩道分隴右爲  
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  
以下善隱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補等上言都  
督專殺生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爲害不細今  
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其後竟罷都督  
但置按察使而已

玄宗時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

西劔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采  
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  
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  
先行後聞

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  
察使明皇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爲今止擇十  
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  
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宋黃亢請置廉察罷轉運議 惟王建國稽古治人

既設其官必立其長歷視方冊可得而知其在唐虞  
則十有二牧在三代則有連率焉有方正牧焉在兩  
漢則或稱刺史或稱州牧其實一也在皇唐則其大  
府有節度其次有觀察皆所以綱舉百職柄持衆政  
作天子之藩宣也是故民之所仰望吏之所畏服朝  
之所毗倚其官必重其人必賢也今則不然外官小  
大自足及類悉統之轉運轉運非古也起唐中葉所  
以督錢穀而已矣今夫用錢穀之職總守宰之官守  
宰主宣教化者也教化義也錢穀利也利與義不能  
兩全是以下憂歲之不登而民之不粒上恐財之不  
豐而貢之不多是上下相戾也矧其充使者不過郎

官御史其官既輕其人未必賢是民所仰望者卑也  
吏所畏服者弛也朝之毗倚者輕也使政不平刑不  
清和氣未充祥鳥未來得非由此歟有芻蕘之民竊  
議於下曰錢穀之職宜委之郡守郡守縣宰宜統之  
廉察則廉察宜置轉運宜罷也所以復古官也不使  
吾民謂天子重利而薄義也不知朝廷三事大夫爲  
是邪爲非邪

知諫院歐陽脩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  
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  
選強幹廉明者爲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  
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  
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  
路轉運按察使卽委使自擇知州擇知縣不任  
事者皆罷之於是張盪之等六人選盪之河北王  
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紱京西范仲淹之  
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  
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耶遂悉罷之

元順帝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揜蔽惟巡京  
畿道西臺中丞定定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糾舉無

所避凡輿革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三人  
都人稱天爵爲包拯天爵亦竟以忤時相罷去

御史二十則

漢順帝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仕  
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  
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靈帝時桓典爲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  
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東晉成帝時趙主虎患貴戚豪恣乃擢殿中御史李  
巨爲御史中丞特加親任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  
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陳安城王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特

項勢爲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爲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文帝見陵章服嚴肅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項在殿上侍立仰視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項下殿文帝爲之免項侍中中書監朝廷肅然

唐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大理卿段寶玄疑而奏之高宗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鞫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中高宗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漣水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

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柰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高宗旣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高宗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

高宗幸東都司農卿韋弘機作宿羽高山上陽等宮

制度壯麗上陽宮臨洛水爲長廊亘一里宮成高宗移御之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爲奢泰弘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請付法司高宗特原之仁傑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輩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爲忠貞將來之誠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左臺中丞桓彥範右臺中丞東光袁恕已六薦詹事司直陽嶠爲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爲右臺侍御史先是李嶠崔玄暉奏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彥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十上太后乃從之

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立於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爲琬所誣中宗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睿宗曰鷹搏  
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  
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姦慝所噬矣

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日  
知反構傑罪十二月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  
司使姦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矣明皇遽命傑  
視事如故貶日知爲歙縣丞

肅宗時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  
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  
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  
奏彈之繫於有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  
始尊

憲宗時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  
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爲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  
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上復引稹前過  
貶之李絳崔群言稹無罪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  
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  
敢言者又稹爲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  
恐自今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執法有大姦猾陛下無  
從得知上不聽

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爲左金吾大將軍進馬百五十匹敬宗却之侍御史溫造於閣內奏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宋仁宗時韓絳奏孫抃非糾繩才抃卽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爲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耻爲呈身御史今豈薦爲識面臺官邪

趙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鞠其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陽脩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士端人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充等悉得召還

張昇拮切時政無所避畏仁宗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



下之臣恃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

黃治爲中丞直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擴撫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于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孝宗深然之治爲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元世祖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彧請參取蒙古人用之又言臺察之選止由中書寧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旣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復可望矣此不可行也從之

明宗諭臺臣曰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搭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其右手也樞密其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缺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

深也朕有缺失卿等亦當以聞不汝責也

別兒怯不花嘗與阿魯圖謀擠脫脫阿魯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別兒怯不花屢以爲言終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聞之卽辭避出城所親爲之不平請見上自陳阿魯圖曰我博爾朮世裔豈以丞相爲難得邪但上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卽宜去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卽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阿魯圖博爾朮四世孫也

經濟類編卷二十二終

